

标点人生

□曹春雷

人生这本大书，用到的第一个标点符号应该是冒号。一个婴儿呱呱坠地，用响亮的啼哭向世界宣告：我来了。这啼哭是悠长的，必须要用破折号来注释，这里的破折号可以认为是持续延长的一条人生路，婴儿将啼哭着踏上这路，未来将通向哪里？路边是开满鲜花，还是长满荆棘？一切都未可知。

然而，人生的趣味正在于此。如果一眼就看得到头，还有什么意义可言。

婴孩开始咿呀学语，在父母的怀抱里，口齿不清地喊着“妈妈、妈妈……”“爸爸、爸爸……”两个简单的音节，一天内可以被呼唤上百遍。一个个顿号，后面再加上一个个省略号，这重复且无限延续着的稚嫩的呼唤，在父母耳畔，无疑是世上最动听的声音。

孩子渐渐长大，上学了，要写作文了，最喜欢用的一定是逗号。这逗号多可爱啊，像春天池塘里的小蝌蚪，在纸上快乐地游来游去，最后停留在一个个歪歪扭扭不肯站好的方块字后面。老师憋着一口气看作文，终于憋不住了，就微笑着，用红笔在一句句话后面改上一个个句号，像一个个初升的太阳。

与父母说话，孩子也是一句话说很长时间，用无数个逗号把中间隔开。在孩子眼里，世界多新奇啊，孩子用长长的句子表达着自己的感知。其实，在人生路上，孩子迈出的每一步，都是一个逗号。这一个个逗号铺成一条路，让孩子欢快地走下去。

再大一点，孩子喜欢用感叹号了。在作文本里，你可以看到无数个感叹号缀在一个个句子后面，像是要把一句话重重地砸在地上，让大地也听到并

见证自己的呐喊。这时的句子多是抒发对未来的理想及对未来的热爱的。“我将来想成为音乐家！”“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！”一个个感叹号见证了孩子对未来的热情。

当孩子终于不再是孩子，长大参加工作后，才发现当年的理想依然离自己很遥远。他们依然喜欢用感叹号，却是在谈恋爱的时候，用感叹号加重自己的语气，表达自己的爱——“我爱你！”对恋人说的话，总是像河里的流水，即便抽刀断水，但水更流。所以，中间需要用无数个逗号隔开。

但对父母，孩子这时的话是很短的，很少用得到逗号。孩子太多的话都给恋人了，留给父母的，大多是一个个空荡荡的且让人怅然的句号。

结婚生子，走过盛年，渐至中年，对自己的爱人，话就开始不那么稠了。一个个句号跟着，两人就像左手熟悉右手，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就能表达一切。当然，有的人是不想说，懒得说。这也许是恋爱的时候，两人之间说得太多了。

当一个人的头发一点一点被时光的霜雪覆盖后，说起话来渐渐地云淡风轻。话简短，却直指重点。大江大河地走过大半辈子，对世界、对人生，自认为看得通透了，更加喜欢看起来空洞但实际上内涵丰富的句号来。

人生最后是需要句号来结尾的，但这个句号画得是否圆满，还要看这个人一路走来，是否拼搏过、努力过。一个无憾的人，是敢于对自己说：我来到了，看到了，爱过了，此生无悔。那么，这个人为自己画的句号，毫无疑问，一定是圆满的。

春声雷动



曹春雷，省作协会员，在《山东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《广州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过作品，多篇作品被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转载。

泰山“平”谈

赵波平，泰安人，泰山景区中天门管理区林业正高级工程师、泰山文化协会会员，曾主编《泰山故事——景物篇》，参编《泰山石敢当造像》《泰山石刻书外拾锦》《北方乡土树种园林应用》等。

吴大澂泰山题刻

□赵波平 文/图



吴大澂题刻“虎”。

吴大澂（1835年—1902年）字清卿，号恒轩、窳斋，苏州吴县人，是晚清著名金石学家。他于清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考中进士，曾任翰林院编修、陕甘学政、河南河北道员、广东巡抚、河东河道总督、湖南巡抚，又曾赴吉林开展屯边、练兵和勘界活动，宦迹遍及中国四方。吴大澂工篆刻、书画，善诗文，尤其精于金石学和文字考释，著作颇丰。

吴大澂与泰山的渊源很深，他学书法从秦小篆入手，非常关注泰山秦刻石。清乾嘉时期，金石学大盛，以黄易、翁方纲等为代表的访碑活动达到高潮。黄易访碑、拓碑，还写访碑日记、画访碑图，著有《岱麓访碑图》等。受黄易影响，吴大澂也想画出自己的《访碑图》，也想走一下黄易的访碑线路。

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十二月十六日，吴大澂满怀憧憬，来到泰安。他于翌日登泰山，谒碧霞祠，瞻仰唐宋摩崖，当天下山又访岱庙，暮色中亲自为仰慕已久的秦泰山刻石做了拓片。在泰安县令吴惺初和拓工黄文升的帮助下，吴大澂在泰山留下了6处题刻。题刻自下而上分别是：杜甫《望岳》诗、“汉镜铭”刻石、临《琅琊台二世诏书》摩崖、“虎”字刻石、“秦松”刻石、“青玉案”刻石。以上石刻中的“汉镜铭”“秦松”有款：光绪丙戌十二月吴大澂书（题）。这说明吴大澂的泰山题刻应该都在他登泰山时或是过后的一段时间。他在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四月十五日《致张曜书札》中有说明：“去腊登岱顶时，适有拓工黄文升导游，请题名以纪鸿爪。因与议定刻资，先给银五十一两，途中匆促，不及工书。兹特写齐寄上，乞转交泰安令吴惺初同年代付黄文升，属其从容刻之。”这说明除了“汉镜铭”“秦松”题刻可能是当年完成的，其余4处题刻可能是近半年以后完成的。现在，吴大澂题刻已成为泰山著名石刻文物，该题刻也是泰山与金石学家结缘的重要例证。

二姐

□徐文红

我奔到医院时，二姐正在抢救。二姐是夜里突发脑溢血，被120急救车连夜送到医院的。二姐在急救室里面，我心急如焚……曾经的一幕幕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我12岁那年，当满怀憧憬、期待着升入初中开始崭新生活的时候，病魔却打倒了我——我得了急性大脑炎，住进了县医院。当时的县医院食堂全是大锅饭。那时，二姐已经在县城工作了，她毫不犹豫担起了给我送饭的任务。

二姐的单位离医院两三公里路，那时她的孩子才1岁左右，还没有断奶，二姐夫又在外地工作，家里只有婆婆给她搭把手，二姐每天骑自行车给我送营养晚餐。

二姐给我送饭的第四天傍晚，突然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。爸爸以为雨这么大，二姐肯定来不了了，但没想到二姐浑身湿透地进来了。二姐的腿上流着血，一定是着急送饭路上不小心摔的。我看着二姐膝盖上渗出的血水，眼泪止不住地掉了下来。爸爸也心疼坏了，赶紧拽着二姐去找医生……二姐的腿受伤了，也没耽误给我送饭，直到我出院，一天都没落下。

出院那天，依旧下雨，我身子弱，又是大病初愈，怎么回家呢？这可把爸爸愁坏了。那是1980年，还没有通往乡村的公共汽车。住院时是爸爸用自行车带我去的医院，下雨天怎么回去呢？二姐求了她厂里的领导，动用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，把我和爸爸送到了村口。

瞻鲁晒经



徐文红，中共党员，高级教师，国家心理咨询师、泰山名师、泰安市优秀教师。